

琴台

蔡琴

彥火

談到「概念先行」，陳映真對我說：「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這樣，我認為藝術性的東西不是你可以照顧到的，我要寫藝術性很高的東西，不一定就有藝術性，還要看你客觀寫出來的東西，是不是具有藝術性。」

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，理由有三——

第一：因為他讀了蠻多的文學史和文學評論，所得的印象是：「你說我是為藝術而藝術，我是藝術派，但從客觀上評價它，你的藝術性並不高，還不是個藝術性的作品。」

第二：我們可以看到，有另外一種作家，即概念先行的作家，我們隨便舉個例子，像蕭伯納，他是一個費邊社會主義者，在他的戲劇裡面，表現着他的概念。

問題是他的才華很高，他的概念式戲劇，不但能讀而且能演，而且演出來的效果很好；比如卓別林的電影，也屬於概念化，你不能說他藝術性不高，反而是藝術性得不得了，每個人都很投入，很惹人笑，笑完後令人感到那麼一股悲傷。這是有意思的作家，對不對，有思想的戲劇工作者。

第三：這是東德的劇作家布萊希特，他也是個社會主義的作家，從文學批評上來說，他常常犯規，時下一般的戲劇，設法使觀眾投入，最好讓觀眾忘掉這是在演戲，可以感染到舞台上的哭笑。布氏恰恰相反，他不斷打破這戲劇性的幻覺，不斷地讓他的主角和觀眾講話，這

天音

知玄

楊天命

新年點睇十二生肖？(中)

上一期為大家介紹了新年的鼠、牛、虎、兔運程，依照順序，這期我們就來看看龍、蛇、馬、羊的新年運程吧！

屬龍的朋友今年在十二生肖中最高為幸運，運氣屬於最吉。閣下受到紫微龍德星的眷顧，此星是帝王之星，代表權力地位提升，所以打工一族有望更上一層樓。但閣下也要小心是非、小人的困擾，皆因你受到「天厄」和「暴敗」的影響，而這兩顆都是口舌之星，此外也要盡量避免動土。可喜的是，今年你受到「龍德」和「紫微」祝福，對長者的健康特別有利。

屬蛇的朋友今年則受到吉星「天廚」的祝福，可能會讓你得到庇佑，令閣下盡顯才華，或找到理想職業。但閣下也要注意，凶星「天雄」、「指背」、「白虎」可能會讓你今年特別容易受到小人是非的影響，閣下切記，凡事切莫強出頭，而且更要奉公守法，循規蹈矩，以免把柄落入他人手中。

屬馬的朋友今年可謂事業愛情兩得意，皆因受到「紅鸞」、「天德」、「福星」、「祿動」等吉星的祝福。紅鸞星動不但代表桃花運不俗，也指人際關係好。此外，閣下福星高照，財運也往往令人艷羨，更有機會加官進祿，得到貴人相助，逢凶化吉。但所謂物極必反，閣下也要小心旺盛的桃花運帶來煩惱，切記要帶眼識人，同時今年也盡量避免探病問喪。

屬羊的朋友今年缺乏吉星，但無需擔心，只要閣下多行善積德，自然容易改善運氣。至於凶星方面，「羊刃」、「弔客」、「天狗」等等提醒閣下，今年身體若有不適，最好立即求醫，病向淺中醫。此外，與屬馬的朋友一樣，閣下今年最好也不要探病問喪，也要小心桃色煩惱。

至於排在十二生肖最後四位的猴、雞、狗、豬，且聽天命下回分解！



■屬馬的朋友，今年可謂事業、愛情兩得意。網上圖片

生活

語錄

吳康民

嬰兒哭聲難忍？

一個初為人父的，嫌初生半月的女嬰哭聲難忍，竟掌摑親生女兒至重傷命危。要靠強心針及呼吸機維持生命，並在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留醫。

這位禽獸不如的父親，應該重判。嬰兒易哭，是正常反應。為人父者，即使自己情緒不佳，也不應以重摑兒女出氣，何況這是一個初生只半個月的嬰兒！

讀到這則新聞，真不知人間何世！對一個親生嬰兒，何忍下此重手！人性何在？父愛何在？不少暴戾的父母，常把自己幼小的兒女出氣，這是十分不應該的。何況這是個僅半個月大的嬰兒。奉勸常打罵幼小兒女的父母，不要知法犯法，而且這是違反倫常的雙重罪行。

被告在犯人欄中不斷飲泣，情緒激動。究竟是後悔不已，還是有其他內情，我們不得而知。如果女嬰不幸死亡，他便是殺人犯，處刑肯定不輕。

這裡涉及好幾個問題，第一，如何當好父母？對初為人父人母者，應有一定的教育，這是家庭福利會之類的社會機構應負擔的責任；其次，對於這位自稱無業或失業又初為人父的，如果經濟有困難，應有一定的照顧。如他們養不起，可勸說他們把嬰兒送至保良局或其他兒童福利機構；第三，如這個家庭不願生兒育女，也可早日申請合法墮胎。

報載被告站在犯人欄中，情緒激動。是他後悔莫及？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。但願法庭宣判以後，對此有一個善後的辦法。社會上總有不少未準備組織家庭的年輕人而又有愛情結晶；或者未有組織家庭經濟能力的，卻面臨生兒育女的壓力。這自然得有賴於學校和社會的教育，以免這類悲劇經常發生。幼兒無辜，嬰兒何辜？他們剛來到人間，便遭遇如此不平，見識人間何世，悲哉！

翠袖

乾坤

查小欣

鄭嘉穎澳門食「差館飯」

鄭嘉穎專心進軍影壇，接拍新片《九龍不敗》，在澳門拍攝期間被澳門司警帶返警局協助調查。

事緣該片在未取得澳門當局批准下，違法在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大樓拍攝鄭嘉穎從大樓走出來的鏡頭，因此鄭嘉穎、導演陳果及其他工作人員均被帶返警局調查。

香港隨即收到消息，由於未知事件始末，引起大眾關注，外界又未能接觸到當事人，只能追問鄭嘉穎女友陳凱琳有關情況，陳凱琳在擔心男友安危之餘，又要回應各方提問，她入行日子雖淺，卻能回應得體，很不容易。

鄭嘉穎與陳果回到酒店後，特別在房間拍攝視頻解釋事件始末，陳果坦承做錯，指嘉穎很無辜，鄭嘉穎則指澳門警察很友善，好有禮貌，他們還食了頓「差館飯」，又指警員好介紹，介紹食咖喱雞飯，很好吃。陳果笑指比起他們的開工盒飯更好吃，狀甚輕鬆，有意淡化事件。

不過陳果其後正式發出道歉聲明，承諾日後會遵守澳門的法律法規進行拍攝工作，做法正確，不會令澳門當局覺得香港電影界有法不依，影響往後去澳門拍攝的同行。

鍾情

鄭嘉穎

香港電影人向來拚搏，事事講究效率，要求靈活度高，甚麼法寶也出齊，例如拍街景，必須向政府申請，獲批准才可拍，可是電影人嫌申請手續繁複，不少都用打游擊閃拍方式拍街景。有資深電視人告訴我，多年前他們拍劇集時，臨急想加一場在警署停車場的鏡頭，因知申請需時，且無把握會獲批准，於是實行打游擊，演員、導演及各單位取得默契，準備就緒，有如特工行動，只許one take，主角快速把車駛入警署停車場。

然後高速開車離開，拍攝順利，令他們大有滿足感。劇集出街，警署停車場呈現電視上，如果警方追究可「人贓並獲」、有片為證，當年警方沒秋後算賬，時而勢易，無需為一個鏡頭而以身試法，尤其身處外國，無主場之利，勿違規。



■鄭嘉穎、導演陳果日前在澳門拍攝被帶返警局調查。

路地

觀察

湯禎兆

打了流感針防併發症？

數星期前的新聞，仍在不同的家長群組瘋轉——六歲流感併發的孩子，醫院說無做錯，錯就錯在家長沒有為孩子接種疫苗，並敦促其他家長為孩子接種。

他們果真可以大言不慚地以疫苗來作尚方寶劍，還嚇唬其他家長接種。醫不到流感的西醫系統，只能出一些過分刺激我們免疫系統的疫苗（疫苗包裝上就列明其副作用，是引起自身免疫系統紊亂的病症，以及與流感差不多的症狀），又把流感一年比一年嚴重的問題，歸咎於社會上過低的接種率。

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以往有這麼多流感病例嗎？十年前、廿年前，大家仍有記憶的時代，有沒有這麼多人接種流感疫苗？有沒有這麼多流感併發症？很多孩子或長者流感併發，多數是服過不少西藥，包括抗生素。轉過幾個醫生，會被分派吃了多於兩種抗生素，到轉介至醫院時，已經病入膏肓。另一種是孩子由於表徵甚強（如持續嘔吐、抽筋），故會處方阻止這些病徵的藥，如抗抽筋藥，有時為快速打低症狀，甚至開類固醇、強心針。

但這些為減症而做的



每年只覆蓋四種的流感型號，只得一年以下效力的流感疫苗，真的能幫我們防流感併發症？追病毒不是法子，強身健體才是。

鵬情

黃聖

趙鵬飛

香港的鳥兒實在太懶了，我都走到牠們身邊了，牠們絲毫沒有準備扇扇翅膀，避讓我一下的意思。拜託，這條大路是修給行人和車子走的。譬如，那隻常在吉席街邊散步的褐色珠頸斑鳩，不但不理我，還趾高氣揚紋絲不亂地踱着步子。

那隻喜歡在西環散貨碼頭上曬太陽的白鷺也是如此，我繞着西環散貨碼頭跑步，牠就蹲在我必經之路，長腿細頸身形姍姍，不躲也不閃。除非我特意放慢腳步，牠才忽閃一下，飛出去一人多高，在空中轉一個直徑不到兩米的弧，又落在我的腳邊。那一群通體褐色偶綴黑斑的麻雀，簡直霸道得讓人生氣。

早高峰的時候，上班的上學的，人頭湧湧，擠得路上車水馬龍，牠們依然聚成一堆，嘖嘖喳喳聊個沒完沒了，有一隻甚至跳到我的腳邊，噙着褐色尖利的小嘴，朝我啾啾一通。我估摸着是讓我趕緊走，不要偷聽牠們聊天的內容。我才沒工夫跟小麻雀一般見識，疾步走人。

以前，我家客廳天花頂上，住着一窩燕子。因為住得太久了，燕子一家又逐年擴大巢穴，整個燕子窩貼着天花頂，呈葫蘆狀，比大號的鐵鍋鍋蓋都大。

最為神奇的是，不曾學過建築的燕子，年復一年築成的大巢外殼，居然是一道灰色一道黃色，黑黃相間，整齊劃一，斑斕的色塊像極了斑馬的皮。家裡來了客人，聊天的內容大都會從這個罕見的燕子窩聊起。

窮雀當燕，是家鄉的俗語。雖然燕子一家成日也是鳴鳴啾啾，吵鬧不休，我們一家還是很為此得意。為了讓燕子一家來去自如，父親特意把客廳窗戶最上一格的玻璃，整塊給拆了下來。後來我出去讀書認識一個朋友，他的母親常年多病，咳嗽起來晝夜不息，吃下去的中藥西藥，車載斗量，仍是不見好。有一個過路的遊方郎中，給了個據說靈驗無比方子，但必須要用燕子的窩做藥引。郎中還說了，燕子的窩時間愈久，藥方的治療效果就愈明顯。

這個朋友跟我投契，一度要好得快要把我子做異性兄弟。我家的燕子窩，一直名聲在外，這個朋友就來央求。少年仗義，趁着父母不在，燕子一家也都出門覓食去了，我就做木搬了架高梯子，把整個窩給強拆了下來。朋友千恩萬謝，小心翼翼地把每一片碎土，都拾撿乾淨帶回去了。

燕子們回來之後，沒有地方停留，只好在廳裡一圈一圈地飛。最後，一家子駐足在窗格子

上，一刻也不停息地鳴叫了一個晚上。第二日天未亮，就飛走了。父母雖然怨我，但想着我也是好心為人醫病，也都默然不提。每次見到牠們下意識仰頭去看空空的天花板，天知道，我心裡有多難過。燕子一家真是記仇，接下來的幾年裡，再也沒有回來過，這也成了我們一家心照不宣的憾事。再後來，我也像燕子一樣，離開家去外面看世界了，且經年不歸。

有一年春天，母親特別興奮地打了通電話告訴我，燕子回來了，又開始在那個地方做窩了。我心裡一熱，一件擱在心頭很久的石頭忽然落地的感覺，又酸楚、又感動。

最近，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評估為極度瀕危的小葵花鳳頭鸚鵡，在香港繁衍生息的故事，也頗讓人為之唏噓。據說，一九四一年，日軍侵佔香港，時任英國駐港三軍司令，不願看到自己圈養的一籠小葵花鳳頭鸚鵡淪為俘虜，於是撤離前夕，把牠們放歸山林。彼時的香港，戰火四起，原產地印尼的小葵花鳳頭鸚鵡，卻因為在香港沒有天敵，而繁衍不絕。專業的鳥類觀察組織統計，如今棲息在香港的小葵花鳳頭鸚鵡，竟已經多達二百多隻，佔了全球總量的一成。

這真是一段特別的緣分。